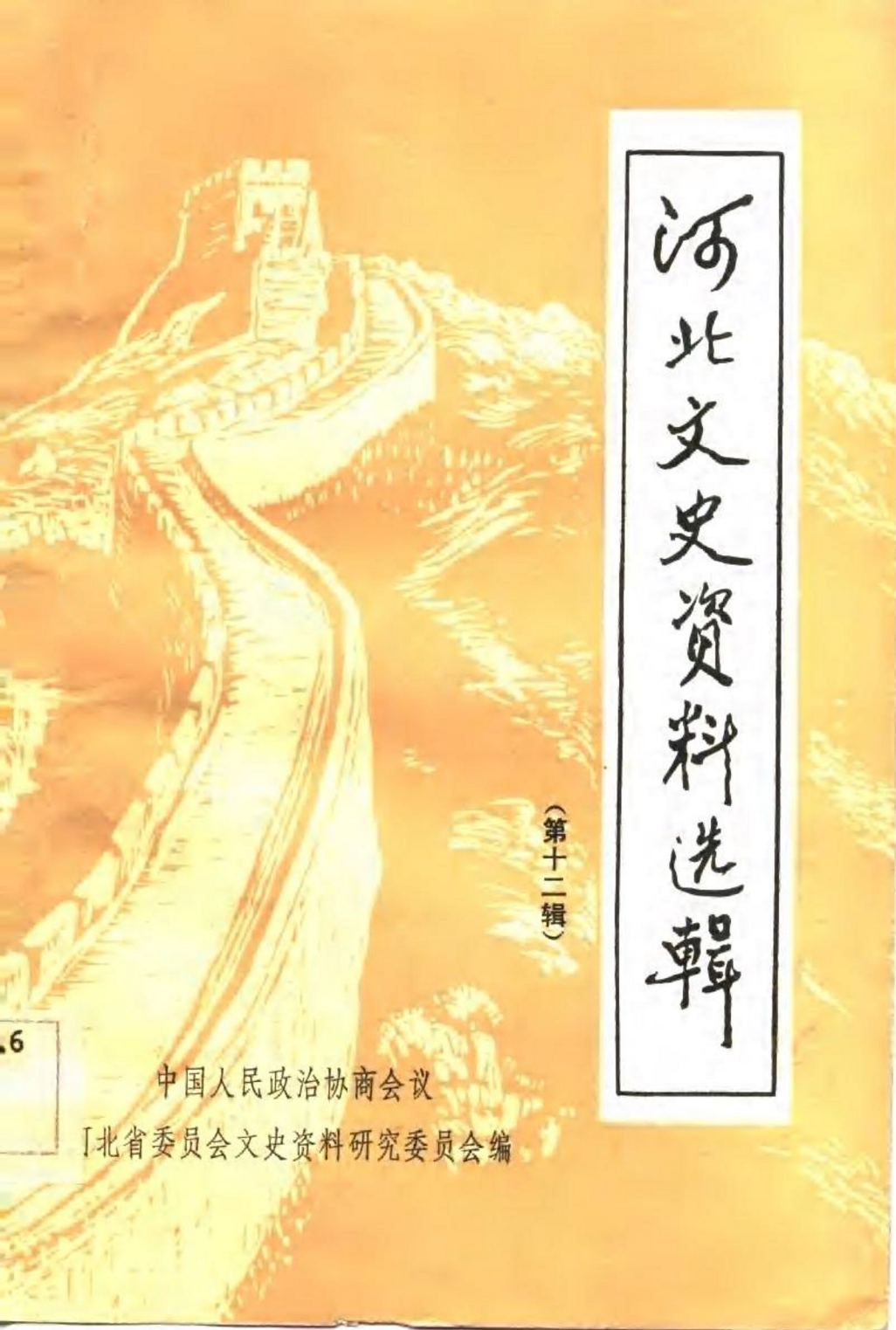




河北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河北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石家庄

河北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67/8印张 169,000字 印数: 1—7,000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86·39 定价: 0.70元

目 录

共产党对冯玉祥将军的影响

——我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跟随

冯玉祥先生的一些见闻……………陈天秩 (1)

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将军……………刘树森 (28)

我所知道的李济深……………李任夫 (37)

回忆李济深先生……………李任夫 (43)

我所知道陈铭枢的若干事……………霍实子 (54)

解放永年之战……………于荣勋整理 (63)

一个特殊的战略地带——无人区……………陈 平 (91)

我在冀东任职期间的军事行动

前日本陆军一一七师团长铃木启久中将…………… (113)

战斗在“无人区”……………丁春生 (156)

热南我军民展开反“集家并村”斗争……………张家瑞整理 (169)

遵化境内的“无人区”……………李永春 陆占山 (173)

胡宗南王牌军的兴起和覆灭……………胡映光 (183)

晋察冀边区政府组织沿革概述……………居之芬 谢忠厚 (188)

河北名胜——苍岩山……………梁建楼 (206)

共产党对冯玉祥将军的影响

——我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跟随冯玉祥先生的一些见闻

陈 天 秩

我于1922年5月，冯玉祥督豫时，考进冯自兼团长的学兵团。同年冬，冯玉祥被吴佩孚排挤，调驻北京南苑，任空头的陆军检阅使。在缺饷无粮的困难情况下，他励精图治，亲自指导学兵团的军事教育。1924年8月，正值直奉战争前夕，我在学兵团已受训两年，被冯玉祥挑选到他的左右当传令员，并为他每日会见宾客及其它活动作日记。1926年3月，我随冯玉祥取道蒙古赴苏联访问。在苏联期间，随冯一起参观活动，并听蔡和森、刘伯坚及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的讲课。同年7月，冯先生回国前，我被保送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10月，我从苏联回国，冯先生又把我安排在他的左右工作，并负责冯部的军事教育。在后来的年月中，我曾数次为冯玉祥与中共的接触合作做过具体的联系工作，自己也从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现在追忆一下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对冯玉祥先生的革命影响，无论是对于纪念冯先生，正确认识评价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还是实事求是地还中国革命历史的本来面目都是有意义的。我跟随冯先生多年，现将一些亲见亲知追记下来，就正于同志们。

党对徘徊中的冯玉祥给予 及时的影响和帮助

1924年10月，直奉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冯玉祥率自己的主力部队从热河班师回京，驱逐了贿选总统曹锟，把宣统皇帝赶出紫禁城，自称是“首都革命”。同时，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成立国民军，冯被推举为国民军总司令。但是，冯玉祥在取得军事胜利之后，却幻想利用段祺瑞临时执政，迎接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来解决国事。段祺瑞勾结张作霖，请冯去天津开会。段、张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奴才，冯玉祥主张请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段、张反对，主张召开善后会议。冯玉祥由天津回北京后，通电下野，避入京西天台山，以消极的下野来表示对政局的不满。冯的主力部队仍驻在北京、天津一带，鹿钟麟任北京卫戍司令。段、张很了解冯玉祥仍掌握着自己的主力，并不是真心下野。当时段、张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划下，把冯的部队调离京、津，决定由段执政，任命冯为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都统。冯玉祥对这一任命认为是段、张要困死他的阴谋，让他到贫苦寒冷、交通不便的西北，远离海口，难于购买武器装备自己的部队。在任命发表后，段祺瑞派内阁总理贾德耀去天台山，劝冯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冯对贾说：“我本来是陆军检阅使兼西北边防督办。这哪里是新的任命，分明是对我的撤职。请你转告段执政，另选贤能。”张作霖派他的少帅张学良和谋士杨宇霆也到天台山劝冯就任新职。冯仍坚辞不去。国民党的孙科、汪精卫等人也到天台山劝冯不要消极，早日下山，挽救国家危机。冯则消极表示：要解甲归田，隐居读书，不涉足争权夺利的政局。

1925年1月，孙中山常派在冯处的代表徐谦到天台山来。冯玉祥认为徐有学问、有智谋，以贵宾相待，视为好友。经过多

次交谈，徐谦向冯玉祥讲了他和李大钊曾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几次同苏联大使加拉罕交换过意见，劝冯不要消极，打消辞意，就任西北边防督办。苏联可以通过蒙古人民共和国到张家口的路线给冯以无偿的援助。冯高兴地接受了徐谦的建议，通知鹿钟麟来天台山，要鹿去会见贾德耀，转报段祺瑞，表示自己愿去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这样，冯玉祥在徘徊中接受了共产党对他的劝告和帮助。

在国共合作的影响下，冯玉祥迈出了新的步伐

1925年2月初，冯玉祥下天台山，从门头沟乘火车经西直门赴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初到张家口时，他住在张家口土尔沟一座灰顶土房大院内。冯夫人李德全及其子女住在后院，冯玉祥在前院接待客人和办公。督办公署及冯的卫队住在周围的货栈或民房中。安排就绪后，约在2月底，冯玉祥派秘书毛以亨（秘书名义，并不在秘书处工作）去北京接徐谦、李大钊来张家口。毛以亨到北京和徐谦、李大钊商谈两天后，便陪同徐、李来到张家口。冯玉祥派其副官长张允荣用冯的汽车（是缴获曹锟最好的美国车）到车站迎接。冯玉祥就在土尔沟自己的办公室迎接，并告诉他的随从人员此日不接待任何宾客，专心和徐、李会谈。参加会谈的有参谋长刘骥、副官长张允荣、外事处长唐悦良和秘书毛以亨。经过一整天的会谈，明确了要求苏联给予援助的内容。徐、李并让冯派负责人员到北京与苏联大使加拉罕谈判军援的具体内容和措施。当时，冯拟聘请徐谦、李大钊做他的高等顾问。李大钊的意见是，徐谦本是国民党常驻冯部代表，聘为高等顾问有利于公开协助冯工作；而他本人如没有高等顾问的名义，则更有利于协助开展工作。冯认为李的这一意见是从革命事业着

眼的，很称赞李有学问、有远见，敬佩共产党人不计较个人名利的高尚精神。于是，冯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只聘请徐谦为高等顾问，以后便于公开往来于京、张。徐、李与冯玉祥会谈后，由毛以亨陪同，当夜返回北京。

根据会商的结果，冯玉祥派参谋长刘骥、外事处长唐悦良、外交专员包世杰为代表，到北京与苏联大使加拉罕会谈苏联援助国民军的具体内容。会谈进行了一个多星期。3月底，刘骥等返回张家口向冯玉祥汇报会谈结果：苏联无偿赠送军队的主要装备，如步枪、机关枪、大炮及弹药等。援助的武器将由苏联用火车经西伯利亚运到上乌金斯克，再用汽车运到蒙古乌兰巴托，然后由冯派人再接运到张家口和平地泉。苏联还选派军事顾问团在冯督办统一安排下，帮助训练国民军的部队，教授军事技术和讲解苏联武器的使用。顾问团只要求督办公署安排驻地并指定受训的部队，至于生活待遇则完全由苏联供给。

4月间，为了把苏联援助的项目最后肯定下来，苏联派驻广东革命政府的高级顾问鲍罗廷专程从广州到北京，拟与冯玉祥在张家口直接会谈。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徐谦到张家口向冯玉祥转达了此事。冯高兴地表示欢迎，但同时又觉得，没有合适的下榻之处，恐怕招待不周。徐谦说：“我在广东和鲍罗廷常在一起。苏联共产党人生活简朴，不计较对个人的招待条件。”冯玉祥于是派刘骥去北京迎接鲍罗廷来张家口。在土尔沟冯的办公室，冯、鲍经过一天的商谈，顺利达成了苏联对冯玉祥部队军事援助的协议。

接着，冯玉祥便派副官长张允荣率张振亚（又名张存实）等为驻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组织接运军援的办事处。同时，冯又利用外交部长王正廷（王是由冯介绍到段政府的）通过外交途径，任命毛以亨为驻苏联上乌金斯克领事，以防止反动政府利用驻苏联的外交人员侦查苏联援助国民军的情报。

5月，苏联派以任江（苏联革命战争时期远东区总司令）为首的三十人顾问团经蒙古到达张家口。顾问团的每个顾问都有中国姓。主要翻译是克拉夫，对中国话讲得很好。冯玉祥亲自主持了欢迎宴会。当时，张家口只有一家白俄开的俄国饭店，内有西餐。冯玉祥考虑用白俄的饭菜怕出意外，就用自己的厨师做中菜西吃。顾问们第一次吃到中国菜觉得味道很美，十分高兴。以后，顾问们的一切生活都是自理，不受国民军的任何招待，即便是顾问团聘请的中国翻译蒋光慈等，所有待遇也是由苏联供给。顾问们除亲自训练部队外，每周还给冯玉祥讲课一次。任江讲“苏联红军的组织训练与革命战争”，林顾问讲“苏共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等。冯玉祥经常找受训的军官了解训练的情况，军官们一致称赞顾问们不知疲劳的施教，认真负责的训导，为使受训官兵易于领会，总是亲身示范。冯玉祥把顾问的实际表现和他经常接触的外国教会牧师做对比，初步认识到了苏联共产党人的伟大。

“五卅”惨案后，冯玉祥对全世界基督教徒发出主持正义的呼吁，但如石沉大海没有什么反响。一位与他来往多年的西方牧师，甚至公开地对他说：“工人、学生都是乱党，日本和英国人开枪是对的。”冯玉祥把这位过去视为老朋友的加拿大牧师当面骂做“冒充的基督教徒”，是“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走狗”。从此冯玉祥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认识到基督教牧师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而苏联共产党派来的顾问才是真诚的帮助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好朋友。于是，冯玉祥决心搞掉他著称于世的“基督将军”的美名，取消在部队中的基督教教育，以孙科送来的共产党帮助国民党改组后编写的几千本三民主义小册子，为部队进行政治教育的主课。冯玉祥逐步接受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由于冯玉祥决心走革命的三民主义道路，当时致力于国民革

命的主要人物如董必武、孙科、汪精卫、于右任、钮永健、李烈钧、邵力子等相继来张家口，与冯玉祥谈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的前景。特别是李大钊和徐谦频频来张。冯玉祥苦于没有合适的招待地方。当时张家口只有白俄经营的俄国饭店，考虑到白俄是苏联革命的敌人，客人们住在那里唯恐出了意外或走漏消息，冯玉祥便积极设法搞自己的招待处所。首先在土尔沟买到一处西式平房，冯把它命名为图书馆，以后又改名为“爱吾庐”，专门用来接待李大钊、徐谦等宾客。同时，冯玉祥又派卫队旅长冯治安率领部队官兵，并聘请建筑工程师指导，建筑了“诚洁旅馆”，用来接待次要宾客。为在张家口建设一座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和国民军的军部，冯玉祥命令官兵就近开山取石，在土尔沟以东建设一个新村。没用多久，便完成了新村建设，新村大院设有贵宾招待室（后来徐谦、李大钊曾住在这座接待室）、图书馆（为轮训营长以上的军官而设立的）、礼堂、教室以及冯玉祥自己的办公室和休息室。

为了在国民军中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李大钊介绍宣侠父、陶樾（后改名为陶新畲），由徐谦带来张家口，冯当即接见，亲切交谈。他素喜欢和知识青年谈话。他认为由李大钊教授介绍来的人，肯定是有学问有爱国热情的。他亲自把他们安排在新村图书馆，给以宣传员名义。宣、陶主管图书馆后，充实了有关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列宁、孙中山等人的著作与书刊，还有全国各地报纸和各种杂志。“新村”，是冯玉祥亲自命名的，当时主要是冯接见重要的宾客，进行学习及休息的处所。这里还举办全军营长以上的军官轮训班，主要学习三民主义，加强官兵政治教育。在轮训班上，冯玉祥让苏联顾问所在部队的负责人报告顾问在部队中认真训练亲身示范实况。报告者有炮兵旅长孙连仲、骑兵旅长王镇淮、学兵团长张自忠、工兵教导团长程希贤。冯玉祥还组织受训军官讨论“是什么主义促使苏联顾问以忘我的精神帮助训练”的问题。当时，宣侠父、陶樾也和受训的军官在一起生活和

学习。他们从此结识了孙良诚、吉鸿昌、梁冠英、孙连仲等英勇善战的军官。在冯玉祥五原誓师以后，宣、陶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宣侠父任孙良诚总指挥部的政治部主任，陶樾任孙连仲总指挥部的政治部主任。

接受中共的建议，成立西北军干部学校

日英帝国主义在上海残酷屠杀中国工人、学生的“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不可遏制的愤怒，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帝高潮。冯玉祥通电致全世界基督教徒主持正义，予中国人民以援助。同时在张家口召集军民大会，举行反帝游行示威，支援各地罢工的工人、罢课的学生。张家口这次反帝游行示威实际上是由共产党和京绥路工会组织的。在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下，许多京、津大中学生向往张家口，纷纷投奔冯玉祥的国民军。这时，李大钊、徐谦建议冯玉祥开办西北军干部学校，以吸收这些反帝爱国的学生，给以军事训练。冯与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刘骥商议，接受此建议（事实上是中共北方区的建议），成立西北军干部学校，委张之江的参谋长陈琢如为校长，选择学兵团的优秀营长时念新、李士庆、孙长波等为中队长。几天内便将投奔张家口的700多名学生编为5个中队，开始了军事学习。

有一次陈琢如校长向冯玉祥报告说，学生中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经常发生激烈的辩论。冯对陈说：“我们不管他们是什么党，到我军来了，我们要一样的当做亲兄弟爱护，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军事本领。”两天后，冯玉祥亲自到学校讲话，勉励学生努力学习军事本领，准备为被屠杀的学生、工人报仇雪耻。他宣称：“我们军人是不分党派的，你们校长和队长都象亲兄弟一样的爱护你们，希望你们迅速地成为我军的骨干。同学间切不要有党派之争，影响军事学习”等。西北军干部学校有不少共产党员，如1926年

冯玉祥到莫斯科访问以后，提出要从干部学校中挑选六名学员送苏联基辅军官学校深造，其中就有卢匿才、张培泽、庞化儒、刘某四人是共产党员，（还有不是共产党员的邹桂五和一名国民党员）；五原誓师后，由鹿钟麟率领的赴苏参观团的正式成员中就有张某、高某两个公开的共产党员（南汉宸，浦化人就是他们介绍入党的）；再就是长期在冯身边工作、解放后任黑龙江省主席的王梓木，以及曾任解放军副军长的过家芳，都是当时西北军干部学校中的共产党员。这可以说明开办西北军干部学校，为共产党输送干部到冯玉祥部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7月间，冯玉祥在张家口、丰镇、平地泉三个苏联顾问训练基地，检阅受训部队，进行军事技术表演和军事演习，并召集军官询问接受顾问教学的心得和收获，征求顾问的意见和要求解决的问题。他号召部队努力接受顾问的训练，更要学习顾问们真诚施教和忘我的工作精神。

为了使国民军从多方面学习苏联军队战胜沙俄白军、打退帝国主义围攻的战斗经验，李大钊建议冯玉祥派团以上的军事干部赴苏学习。10月间，冯玉祥派参谋长熊斌率团级军官鲁崇义等赴苏参观学习，并从学兵团挑选15名优秀连排长送苏联基辅军官学校学习军事。其中有田德修（后改名几何，是建国后第一任驻苏联大使馆武官）、王受恒（后改名王云涛，在延安时是抗大军事科长，后任武汉地区防空司令）、杨念照、叶茂极、郝鹏举、李连海、胡运泰、杨国体、董悌青、陈念沅、刘汝珍、石友信、史书、李镜清等。

冯玉祥在这期间经过多次和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交谈，加之苏联顾问团负责人任、林两顾问对他讲述的苏联革命经验，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如何发挥主力军的作用，于是冯很以自己是工人的儿子为荣。当时，在张家口有两个醒目的大标语：“劳动救国”、“劳工神圣”。在双十节时，冯玉祥曾送给每个工人十元

钱做为慰劳，以表示他对工人生活的关心。当时张家口工会的一位负责人曾对工人说，这是冯玉祥对工人阶级的收买。此事被张之江的政务所长丁春膏报告了冯玉祥，并说 he 已警告了这位工会领袖，这样做是诬蔑冯督办对工人的关怀，不能保证他在张家口的人身安全。冯对丁春膏说：“说什么话的都有，不用去管他们。让他和其他地方逮捕工人屠杀工人的军阀比较一下就明白了。现在报纸上不正在骂我是‘北赤’吗？只要我们认为做对了的事不要怕别人骂。”过了几天，徐谦陪李大钊来到张家口，李向冯解释了这件事，说：“有些人不理解你对工人们的关怀，可不要在意。我们设法让工人了解你对他们的关怀。”冯玉祥装做不知此事的样子说：“我不怕别人骂，我们爱国反对帝国主义，不是还有人骂我们‘赤化’吗？！苏联无条件地援助我们枪械，不要任何待遇地派顾问帮助我们训练部队，不是还有人骂我是‘俄国侵略中国的工具吗？！’”经过李大钊这一次和冯玉祥谈话，更增加了冯对李的钦佩，认为李很了解他，肯从各方面帮助他。

在这次同李大钊、徐谦的交谈中，冯玉祥说：“听了熊斌从苏联参观回来的报告，我想亲去苏联参观学习。”开始，李、徐劝他现在还不要离开部队，过一个时期再去为好。冯一再说明必须去参观学习革命经验，回来才能有力量去革命。并说他把军队暂交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指挥不会有问题。李、徐看冯玉祥真诚要去苏联，对他说：“我们回北京同加拉罕商议一下，把你要去苏联的决心转告加拉罕。”

1926年1月，苏联大使加拉罕通知冯的外事处长唐悦良到北京，研究冯玉祥去苏联的问题。经过商谈，加拉罕大使表示苏联政府欢迎冯去苏联参观，建议为了避免帝国主义者和段祺瑞、张作霖的注意，最好通过外交途径，由外交部发给去德国访问途经苏联的护照。唐悦良回张家口向冯玉祥作了汇报，冯称赞加拉罕有远见有学问，为他出访考虑得很周到。即派唐去北京请外交部

长王正廷来张家口商谈。王正廷接受了冯的意见，回北京报请段执政批准冯玉祥和六个随员（魏凤楼、陈天秩、张金瑞、尹心田、陈秉钧、丁良俊），赴德国访问，途经苏联的护照，送德国大使馆、苏联大使馆签证。当时北京各报均以头条新闻刊登。唐悦良并把北京西服店技师带到张家口，为冯量做出国西装（这些西装在苏联冯一次也没有穿过），大做宣传。

途经蒙古，冯玉祥与 蒙古共产党人的接触

1926年3月，冯玉祥带随员和卫士乘两部小汽车、一部大轿车从平地泉出发，经过两天的行程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党革命委员丹巴多尔基和部队总司令车将军、苏联驻蒙公使，率骑兵仪仗队，到十里郊外欢迎。冯玉祥同丹巴多尔基同坐汽车，由数十骑兵护送到乌兰巴托迎宾馆（木结构很讲究的西式两层楼房）。安置就绪后，冯即派汽车回张家口接李德全先生及子女、厨师来（冯对部队有规定，不准称呼李德全太太，要称“李先生”，对其子女不准称少爷小姐，都称他们的名字）。冯玉祥等人在蒙古住了一个多月，学习、参观等各种活动安排得很紧。上乌金斯科领事毛以亨的俄文翻译勾某，每早教冯和随员学俄文。丹巴多尔基常来讲蒙古人民党组织领导的各项建设，军队的组建、训练与生活；还结合讲解亲自陪冯玉祥去军队及有关部门参观。通过参观，冯很称赞他们在寒苦的地方有这样惊人的成就。丹巴多尔基对他说，这些成就主要是依靠党的领导。丹巴多尔基还有计划地请他参加人民党的会议。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曾写道：

“关于政治，是采用一党专政的政治，政治实权握于蒙古人民党之手。我居留库伦时期，和他们的委员长及其他中央委员过从很密，一般地说他们都生气勃勃，努力于政治工作，很有一种新兴

的朝气。有一次他们党政举行联席会议，特意邀请我去参加……。”这是有意识使冯玉祥认识党的会议民主作风。丹巴多尔基还为冯玉祥请第三国际驻蒙古代表阿母加讲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以及第三国际的历史情况。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称赞阿母加，写道：“详尽深刻，娓娓动人。我至今还记得他所说的道理。他极力地阐述英雄创造历史的时代于今完全过去了。革命事业不是一、二个人所能做成的，必须有群众，必须有主义，必须有组织，否则必不成功。左讲右讲，阐发无遗。我觉得句句都是针对我说的，我听了之后，很是敬佩。从那时起，我立下决心，一定要切切实实地把国际政治及新兴政治原理研究一下，以弥补我个人之缺憾。”冯玉祥称赞阿母加是个很有学识的布里亚特蒙古青年。在蒙古这一个多月的活动，使冯玉祥认识到革命政党在领导革命战争成功中的重要性。

北京反动政府“三·一八”镇压学生运动后，鲍罗廷和国民党在北方活动的负责人徐谦、陈友仁等，几次同冯玉祥谈“三·一八”惨案的情况及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和前途，讨论了国民党与国民军的关系，并说他们要经海参崴去广东发动北伐。冯则要请徐谦留下陪他去莫斯科参观。于是，徐谦与冯玉祥一路同行，住在蒙古贵宾馆，朝夕交谈。徐反复说明国民党是有组织、有纪律、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奋斗目标的革命政党，决不是那些官僚政客的私党，这些话打破了冯玉祥读旧史书而深印的“君子群而不党”的思想。于是，冯玉祥在蒙古愉快地接受徐谦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同时也介绍我们这些随员加入了国民党。

从蒙古赴莫斯科沿途见闻 对冯玉祥思想的影响

4月30日，以丹巴多尔基为首的蒙古人民党政军领导人，

率骑兵仪仗队隆重欢送冯玉祥离开乌兰巴托。当晚，便到达了蒙苏交界的恰克图，受到苏联红军骑兵在十里郊外的欢迎，并随汽车护送到预备住宿的旅馆。31日夜晩，我们到达上乌金斯科，这是苏联布里亚特共和国的首府。我们受到当地党政军的热烈欢迎。第二天布里亚特举行了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活动。苏方邀请冯参加并到主席台检阅游行队伍，请他给游行群众讲话。冯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他是很喜欢对群众讲话的，讲演时从来不用稿。回忆他讲的主要内容，大体是：“我这次到苏联来，目的是学习苏联共产党领导工农兵取得革命成功的经验，回国去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张作霖、吴佩孚等大小军阀，使中国能象今天苏联这样，工人和被压迫的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建设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最后，感谢苏联政府及人民对我们的无私援助。”他的讲话，博得主席台上党政军领导人及游行群众雷鸣般的掌声，与会者高呼“国民军领袖万岁！”的口号。冯玉祥受到这样荣耀的欢迎，同时又检阅有组织有训练的工人、农民、士兵队伍，这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经历的场面。他还听到了工人、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富有政治性的讲话。这一切在他思想上引起了新的变化，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的伟大。

冯玉祥多年养成的作风是喜欢同士兵和贫苦人民聊天。他在恰克图、上乌金斯科及赴莫斯科沿途车站休息的时候，总是找机会和工人、农民、士兵聊天，问他们的生活，问他们为谁打仗、为谁工作？他听到的回答都是说为实现共产主义，为将来的幸福生活。问谁是他们的敌人，谁是他们的朋友？回答是：帝国主义是他们的敌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都是他们的朋友；还往往说：“我们时刻准备着打倒我们的敌人，准备好援助我们的朋友。”通过他同工农兵接触闲谈，使他认识到革命军事的胜利、艰苦的经济建设，只靠命令是不行的，必须进行政治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使工农兵团结起来自觉地为革命事业奋斗。在坐火车向

莫斯科的进程中，冯玉祥和随员们讲沿途与群众接触谈话的情况，说这是自己随便找群众谈的，决不是苏联政府事前布置的，证明苏联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对群众进行了普遍深入的政治工作。我们必须努力学习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工作方法和经验，才能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张作霖、吴佩孚等大小军阀。

在莫斯科三个多月，冯玉祥 进一步受到共产党人的影响

从上乌金斯科坐火车，六天六夜，于1926年5月9日才到达莫斯科。在车站我们受到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长普加切夫、莫斯科卫戍司令雅可夫烈夫、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司司长米尔尼柯夫率红军骑兵乐队的热烈欢迎。特别是中山大学和东方劳动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举着大旗和大幅标语，上面写着“欢迎国民军领袖——中国工农运动的捍卫者！”他们高呼“中国人民万岁”的口号。冯玉祥为这样亲切热情的欢迎所感动，他事前并没有准备发言，这时在车站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即席讲话，说：“我到苏联来，是为了加强把我们两国联系在一起的友好纽带，学习苏联建设与红军在革命战争中的经验。在从恰克图、上乌金斯科到莫斯科的一路上，我已经从许多刚完成的桥梁、公路和公寓大楼上看到了重建工作的成就。我很高兴到苏联来，在这儿找到了中国将来发展的榜样。使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在你们的国家，红军特别是红军骑兵的强大。当我在上乌金斯科参加庆祝‘五一’活动时，亲眼看到红军和人民之间的团结合作。我访问过许多兵营，就象学术机关那样整洁干净。我和士兵、工人、农民多次交谈，他们每个人都明白为实现党的主义而奋斗的目标。”随后，他来到中国留学生中间，和学生们亲切握手致意，博得雷鸣般的欢呼：“国民军领袖万岁！”“反帝战士万岁！”在车站上，冯玉祥一行人被摄影记者团